

中国电影史教学中提升文化自信的实践路径

■文/杨新宇

立德树人是高校思政工作的中心环节。目前,中国电影史课程是各高校普遍开设的以传承电影文化为目标的课程。电影作为文艺之一种,而文艺本身与政治、意识形态紧密相关,因此,电影天然地具有意识形态性,并且作为文艺界之宠儿的电影,又属于大众媒介,其社会属性更强于文学等文艺形式,更在当下的新时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只有在中国电影史教学中大幅提升青年学子的文化自信,才能对他们产生良性影响,达到立德树人的目的。从具体教学实践来说,以下路径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中国电影中的熔铸,能够有清晰的呈现,能够提升青年学子对于中国电影的文化自信。

讲述中国电影之“最早”

从中国电影之最的角度,来进行电影史讲述,不仅有趣,而且可以增强知识性和文化自信感,这也是对中国早期电影发展中的某些弱点的回应。电影毕竟是西方在近代科技发展基础上的发明物,对于中国来说只能是舶来品,可堪自豪的是中国仅在世界电影诞生十年后即拍摄出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当时外国商人在中国大量放映电影的背景下,竟然早于在中国拍电影的外国人,殊属不易。然而关于中国电影的诞生,近年学术界存在争议,不仅《定军山》的拍摄时间,甚至是否真的拍摄过,都存在着质疑。黄翌莉、张伟2022年发表的《“新舞台”与〈定军山〉:中国第一部电影新考》,就是很好的思政材料。而1960年中国电影资料馆编辑出版的油印本《中国电影总目》,也可进一步证明的确拍摄过《定军山》。而《定军山》与法国电影的开端《火车进站》等选材的不同,在电影诞生的源头,已显示出民族传统的不同。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与相隔不久的《黑籍冤魂》,分别代表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是中国故事片的辉煌起点。而现存最早的中国影片《劳工之爱情》,已显示出对“恋爱自由”和“劳工神圣”时代思潮的呼应,表现出早期电影的进步意义。而最早进入电影界的新文学家洪深、欧阳予倩、田汉、侯曜等,提升了电影的文化品位和社会地位,也能够得到大学生的共鸣。人民电影诞生自1938年秋成立的延安电影团,但关于其成立的时间,近年也有学者提出质疑,关于这一点,笔者曾做过考证,确定了其成立时间确实在1938年秋。

强化电影大师及影史经典的研究

电影大师的成就,代表了中国电影的高度,对他们作品的精读是提升学生文化自信的有效手段。结合最新研究成果,重点讲授蔡楚生、袁牧之、费穆、陈凯歌等电影大师的作品,可以呈现中国电影最重要的成就。同时以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为教学重点串联电影史,袁牧之、费穆这两位电影大师的《马路天使》和《小城之春》分别作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的最高峰,自然是课程的重中之重。而《孩子王》这样的电影,因其略显晦涩,以往在于陈凯歌的教学当中,常常被忽略。但对于这样一部在艺术上登峰造极的作品,应该勇于推荐给学生,让学生真正懂得经典。此外,《城南旧事》、《人·鬼·情》等经典影片,都在重点阐释之列。

同时又要勇于树立新经典,特别是对被忽略的具有民族气派的作品加强阐释,增加优秀作品的库存。电影史研究中曾在不少盲点,很多作品没有得到有效传播和评介,被埋没的作品中尚有不少佳作,从中或可发现能够成为经典的因素。袁牧之的《都市风光》,就是新世纪以来被“重新发现”的佳作,学者陈墨先生甚至认为《都市风光》的艺术成就与对中国电影的贡献,更在《马路天使》这部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上,这部影片在教学中也深受学生的喜爱。蔡楚生的《王老五》同样也是其代表作《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外的一部左翼经典。

对于经典电影的挖掘,需要依赖影像资料的收集。近年来,《盘丝洞》、《孔子》、《假凤虚凰》等新发现的重要影片,以及《董夫人》、《魔窟中的幻想》、《大磨坊》等长期被忽略的影片,极大丰富了教学内容。

对电影大师及影史经典的研究,一个重要工作是提炼其中的红色基因。从这个角度来说,众多电影大师的确是课程思政的重要宝库。蔡楚生、袁牧之都是左翼电影创作的“重镇”,陈凯歌的《黄土地》、《大阅兵》、吴子牛的《大磨坊》以及“第五代”的发轫之作《一个和八个》等,都是革命历史题材或主旋律的作品。

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对于电影创作的优越性

作为社会主义电影前身的左翼电影,不仅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

的第一次高峰,而且左翼电影运动中还诞生了后来的国歌,这是左翼电影最堪自豪的地方。而四十年代战后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二次高峰,也主要是由左派现实主义电影所创造的。同样,五六十年代关注社会现实的香港左派电影,不仅在思想性上,也在艺术性上远远超过邵氏、电懋的影片,代表了当时香港电影的最高成就。

而八十年代的“第五代”导演则创造了中国艺术影片的高峰。陈凯歌的《孩子王》当年因为晦涩难懂,不被普通观众接受。杨廷晋导演曾在《北京青年报》上公开批评:“我认为像《孩子王》之类的电影再拍下去无异于犯罪。……花钱50万,只卖了三个拷贝,净赔40多万,这等于拿人民的血汗钱开玩笑。”陈凯歌则在《新电影》报上谈及:“我从不把《孩子王》提供给大家做茶余饭后的娱乐品。即使有一天,由于此,我会像‘孩子王’一样被逐出影界,我也无悔。”他说他从不反对别人拍各种样式的电影,但他自己始终认定要拍《孩子王》一类的艺术电影。“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允许暂时不为多数人理解的电影的存在,这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宽容,而且我认为,中国电影要打入世界,唯一的办法是拍艺术电影”。

艺术片在票房上通常很难有非常好的回报,但是计划经济时期,影片由中国电影放映公司负责收购,导演和制片厂不必为票房操心,客观上反而促成了电影艺术的辉煌。因此,陈凯歌说得没错,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确保证了艺术电影的制作,也正是在那样的时代,中国才得以拍出《孩子王》这样可以媲美苏联塔可夫斯基等电影的艺术影片。此外,田壮壮、吴子牛等“第五代”导演,也都在当时贡献了世界级的艺术影片。九十年代中国经历市场经济转型之后,电影的商品属性被凸显出来,但社会主义制度仍然保证了主流电影的存在,优越性更多体现在主流价值观念的引领,出现了一大批商业性和思想性兼顾的佳作,特别是如今的主旋律电影,可看性越来越不输好莱坞影片,在吸引观众的同时有效地传达了主流价值观。

社会主义制度为也为女导演的创作开拓了空间,中国自上世纪五十年代王苹、董克娜等女导演开始登上影坛,八十年代又诞生了张暖忻、黄蜀芹、宁瀛、李少红、彭小莲、刘苗苗等大量优秀女导演,成为世界影坛一道靓丽的风景。黄蜀芹就曾评“80年代中国女导演是很厉害的”,这是男女平等的社会要求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电影艺术家也表现出感人的奉献精神,远比为资本服务的明星更敬业,即使对于娱乐片也认真对待,如八十年代初的《少林寺》,作为政治任务,艺术家们全力投入,全部是实打,使武打片脱胎换骨,一改邵氏武打片的虚假,为团结海外华侨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电影学派的构建

电影虽是国外发明的,但一经传入中国,便开始了民族化的探索之路,已形成了鲜明的民族传统。近年来学术界特别强调构建中国学派,发扬中国电影传统,以提升文化自信,其精髓就在于探索传统文化、东方美学与中国电影的融合。对于中国电影美学的构建,曾有郑君里的《画外音》、徐昌霖的《向传统文艺探胜求宝——电影民族形式问题学习笔记》、林年同的《中国电影美学》、刘成汉的《电影赋以兴》等重要论著进行过探讨。那些在电影的民族风格方面有自觉追求的导演们,“十分注重从中国文学艺术的美学传统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如对形神关系、虚实关系的把握以及注重营造意境和追求写意风格等,这些美学原则在其影片中既有继承借鉴,也有创新改造,从而使一些优秀影片显示出浓郁的中国风情和东方美学神韵,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推《小城之春》,正是影片中浓厚的东方美学神韵和中国文化特征,使之成为“中国电影美学上的经典宝库,更是世界电影的杰作之一”。此外如《早春二月》、《城南旧事》、《阙里人家》、《人·鬼·情》、《那山那人那狗》乃至水墨动画等富于东方意蕴的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都是独具魅力的。在此命题下,也可以把台港电影自然地融入课程思政,如李行的《秋决》对传统伦理的服膺,唐书璇的《董夫人》对东方意境的营造,严浩的《似水流年》和张婉婷的《八两金》的诗意乡愁等,甚至邵氏电影对于文化中国的想象。

但另一方面也不应该窄化审美,学术界在强调中国电影美学的建构时,往往带有自我东方化的嫌疑。飘逸空灵、温柔敦厚,并不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全部,金刚怒目式的美学也是中国的传统。在《小城之春》等公认的东方意韵的电影之外,也需肯定黄钟大吕式的中国电影。《红河谷》、《涓天河行动》、《红海行动》等影片,同样是中国气派的,这一类影片对于塑造新时代的国家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兔年春节档交出的成绩单,你满意吗?

■文/周夏

大年初七,春节档电影票房和观众满意度双双出炉,成绩令人欣喜。春节六天总票房超67亿元,成为中国影史春节档票房的第二名,仅次于2021年;观众满意度87.1分,取得自2015年调查以来同档期的最高分。姜还是老的辣,张艺谋执导的《满江红》以26亿元登顶票房冠军,并以88.4分取得满意度最高分,成为这个档期的最大赢家。

说实话,这个结果令我有点意外。本来重磅科幻片《流浪地球2》被大家寄予了厚望,票房夺冠几乎是众望所归,要知道2019年《流浪地球》惊艳问世,树立了中国硬核科幻片的标杆,总票房达到了46.8亿元,是当年春节档的票房冠军,堪称中国工业大片顶端。时隔4年,当续集揭开神秘面纱后,观众反应却不及预期。细想想,可能有几个原因。首先,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长极考验观众耐心,感觉是两三部电影叠加为一部,前半部分打斗过多,类似于好莱坞大片的视听轰炸,确实让观众有审美疲劳之感;其次,信息量过载,《流浪地球》危机只有一个,任务简单清晰,《流浪地球2》显然要复杂得多,虽是续集,却是1的前传,危机接二连三,信息量巨大密集,线索繁多,观众来不及消化,就被推到了下一个危机面前;另外,人物众多,分散了主角光环,影片虽然是双男主设置,但是二人并无交集,各自平行叙事,导致观众情绪不够集中,有点散乱。但不可否认的是,《流浪地球2》的确是《流浪地球》的全面升级,是中国稀缺类型系列的一枝独秀,无论是国际化视野,还是工业化水平都走在世界前列,IMAX大银幕所呈现的未来宇宙景观恢弘磅礴,太空电梯、月球核爆、人工智能、数字生命等大胆设想带出了观众的探索兴趣和忧患意识,人类命运究竟会走向何方? 毕竟,2044 距离 2023 也不远。

相对于《流浪地球2》的宏大叙事,《满江红》则从小人物出发来抒发家国情怀,你会看到张艺谋电影中许多常见的元素:红色,山西大院,影子替身。围绕一桩命案、一封密信,大将、小兵、舞姬、打更人、马车夫各色人等粉墨登场,犹如戏曲

在2023年元旦档国产影片中,《绝望主夫》以票房来看颇受欢迎。毕竟,临近过年,谁不想看一部轻松愉悦的喜剧片呢?更何況影片噱头颇具看点——无可救药的男男子主义成功学大师胡铁男一不小心进入了性别错位的“女权”世界,成为一名与他的价值观完全相悖的“家庭主夫”,他由此充分体会了一把现实世界里的“妻子”身份,经过一系列鸡飞狗跳的事件后,他最终成功转变为一个体贴妻女的“好男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影的另一个片名“完美大丈夫”(英文名 BETTER MAN)或许更符合影片所表达的主题。

在当下的舆论场上,性别议题成为了所谓的“流量密码”。究其本质,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在社会与家庭中性别权力的失衡,并且更加愿意在公共平台发声。而以性别倒置作为噱头的《绝望主夫》显然抓住了“爆款”的基础。

在大银幕上看到女性作为“他者”

首先,我们要肯定的是,《绝望主夫》聚焦社会热门议题,以性别权力关系的倒置让现实世界中隐秘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凸显出来。作为性别表达的一种尝试,将女性作为“他者”的种种细节展露于大银幕之上,是非常勇敢且值得鼓励的,即使它展现得并不全面。

何谓“他者”? 波伏娃认为,女性之所以为女性,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女性作为男性中心文化的“他者”而被建构,是男性主体的客体,扮演着父权/男权社会给予她们的规定性角色。在电影的异世界里我们可以看到,从对未出生小孩的性别选择(当然要生女儿),到童话书永远是公主救王子的情节,从职场里所有女人西装革履男人花枝招展,到家庭对男性作为丈夫相妻教女的期待……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一旦性别倒置,即刻令人诧异:这世界怎会如此? 这是不是不太合理? 这些细节无不指向现实社会对于女性的规训充斥着女性人生中的各个阶段,潜移默化,且无处不在。

“他者”是身份,是秩序,是社会意识形态“无处不在的目光”。如果说作为主体的男性对于女性客体的忽视可以理解为,那么许多将“他者”内化为“自我”的女性,也未曾意识到自己并非生活的主体。电影中胡铁男在“五分钟改变你一生”的演讲中,强调女性要“贤惠”、“贤良淑德”,放之现实社会依旧能够获得众多男女信众真情实感的拥趸。

中的生旦净末丑拉开了这场戏的大幕。叙事依然遵循戏剧结构“三一律”,封闭空间,限定时间,实现了一种“实时电影”的全新实验,自带紧张节奏感,并融入现代年轻人喜爱的剧本杀和密室逃脱游戏,底层和高层斗法升级,多重反转犹如川剧变脸,带来一种猎奇快感。主创奇思妙想,将古装历史、喜剧和悬疑类型杂糅混搭,竟毫无违和感,一众喜剧演员也因角色设置而脱胎换骨,表演随着剧情由诙谐转为悲壮惨烈,痛感、爽感齐飞,引人入胜。结果出乎意料,用贼底点题,全军复诵,带动民族情绪,将岳飞这首家喻户晓的《满江红》再一次进行了有效传播。但成也技巧,败也技巧,在史实基础上的大胆虚构有创意,却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过于频繁的反转让入局的观众后半程出局,各个反转之间有的地方还是缺乏逻辑自洽,最大的bug,还在于本意升华却令人匪夷所思的结局,孙均为什么不杀秦泰,一走了之? 虽然电影也给出了正大光明的理由,但还是让我心存存疑,这么多人以命设局就是为了保留一首词……听到这首词我也壮怀激烈,但同时我也很迷茫,我的迷茫在于,这是舍身取义还是一场浪漫主义的杀人游戏!?

同样是悬疑间谍片,《无名》有点黑色幽默地自命为“超级商业片”,但显然它是一部有观影门槛的作者化风格鲜明的谍战片。相对于《满江红》不停游走的动态,《无名》则是以静制动,深藏不露,表面不动声色,内里暗涌非常,对场景中的人物进行状态化的玩味呈现,蒸排骨、糕点、羊、犬、吃龙虾、吐烟圈……有视觉有隐喻,把日常食色拍得有滋有味,把战争暴力拍得触目惊心,也拍出了大时代每个人物的宿命感。有王家卫、昆汀的影子,《夜上海》《花样年华》的老上海风情,但却是自成一体的程耳腔调。最大的争议莫过于非线性叙事结构,故事从中间开始讲,跳跃、留白、前置后补、重复,有意让观众参与叙事,补上拼图一角。很早猜出第一层,却没有猜出最后的底牌,亮牌时也没有感到十分惊讶,大概是之前已经铺设了许多伏笔。有的观众吐槽把一个简单故事复杂化,故作高深;有的观众跑去影院二刷、三刷,重新找

《绝望主夫》：性别表达的一种尝试

现在,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这些词很难说是对女性的赞美,更多则意味着在家庭生活中对女性的剥削。而影片结尾,许薇薇“娜拉出走”的选择正是对这种女性意识觉醒的呼应。

当男性成为“他者”：刻板印象与有限表达

影片的负面口碑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刻板印象突出。异世界中,掌权的许薇薇拥有以现实世界胡铁男为代表的男性的恶习,而胡铁男的丈夫朋友们则纷纷追求美貌并且且于改变现状,而凭借其优秀的演技,李诚儒将所饰演的扭扭捏捏翘着兰花指的许父,成为了本片刻板印象集大成者。另一方面,性别表达有限。影片试图呈现女性困境,但完全忽视了女性面临的诸如就业歧视、同工同酬等等现实社会问题;偶有展现女性真实困境时,描写又太过表面,比如男人生产情节过于轻松化、喜剧化,显然不符合科学认知,是对女性苦难的消解。

事实上影片未曾试图构建一个理想的女权世界。毫无疑问胡铁男所在的现实世界是男权世界,而性别错位后的异世界依旧秉持着现实男权社会的传统逻辑,充满着男性凝视,称之为扁平化的“女版男权世界”或许更为恰当。这种简单粗暴的性别倒置搭配概念化无细节的人物,大大减弱了影片的说理力。作为唯一主角的胡铁男最重要的成长变化在于他如何完成理解许薇薇的观念转变。影片中前一场戏还是坚定反抗者的胡铁男,在被手握绝对权力女性仿佛如闹剧一般地镇压后,进入了“学习班”学习,仅仅是接收到来孩子的软威胁后突然就转变了思想,接受了自己成为异世界社会中“他者”的身份,试图以此回报现实中的许薇薇,确实欠缺些过度。

而当胡铁男发现自己即便任劳任怨都不能感化身为许薇薇(女版胡铁男)时,影片再次陷入叙事困境,并且以主人公车祸推进下一个情节。昨日种种仿佛一场大梦,胡铁男离开异世界后发自内心的庆幸何尝不是对异世界许薇薇其实无法改变的确认与讽刺?

当然,借由影片中的一些细节,或许我们可以多一些别的思考。比如胡铁男所在的“学习班”显然就是男版“女德班”,那为什么不更直接地称之为“男德班”呢? 一部主题本就饱含争议的作品,实际创作时会考虑各种各样的因素从而进行取舍,这是可以理解的。以成片而言,影片对于性别政治的表达多少有些含糊且流于表

细节线索索,乐在其中。假设按照时间顺序重新剪辑一个平铺直叙的版本,可能很无聊吧。至于票房,《满江红》的热闹纷呈和满腔热血属于大众,《无名》却是高冷的,而这份高冷注定是少数人群的狂欢。

虽然《流浪地球2》面向未来和科技,《满江红》和《无名》回望历史,但这三部老中青导演的大片看下来,还是有些共性,都是群像刻画,复杂叙事,饱含家国情怀,以中正、谐趣、另类完成了主流价值观的表达。但也都有点用力过猛,时间超长,情节密度超高,不仅仅是《无名》,其他两片很多观众二刷、三刷之后才重新发现被遗漏的许多细节和秘密,这倒是今年春节档的独特景观。

《交换人生》和《熊出没·伴我熊芯》则诉诸于家庭温情,属于标准化流水线的电影产品,主题清晰明亮,类型成熟,质量稳定,安全无险。最稳健的当属国民级动画系列片之《熊出没·伴我熊芯》,“熊出没”竟然拍到了第九部,惊叹! 这应该是中国电影最长系列了吧,面对儿童的亲子电影主打亲情牌,融入AI高科技,定位准确,健康益智,成为陪伴孩子过年的刚需“年货”,很好奇它究竟能拍到第几部? 有点遗憾的是,作为春节档唯一一部女导演拍摄的《交换人生》几乎被其他大片淹没了。按说这部影片主打奇幻、喜剧和家庭,是和春节档匹配度最高的合家欢电影了。但可能穿越题材大家有点厌倦了,亦或许喜剧桥段提前曝光过度,也就没什么新鲜感了,况且18岁的少年在意识到家的重要性之前,还没有充分体验到交换为“成功人士”的人生。对于我,看了几部超长烧脑大片之后,带着全家老小一起看个温馨有爱的短片既轻松又愉悦,虽然没有大笑大悲,却获得了平凡家庭的小欢乐小感动,一种简简单单的幸福感,也挺满足的。至于动画片《深海》,情绪复杂,另有文评,不再赘述。

2023,大疫三年之后的第一个春节档,北京的街上冷冷清清,电影院却热热闹闹,人山人海,甚至产生了极为热烈的后电影现象,专家评议,网友争议,全民热议,观众的热情都回来了,这确实开了一个好彩头。

面,因此持有传统或现代观念的男女双方观众都会对影片产生质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什么是“完美大丈夫”

虽然在宣传策略上强调“请在女性陪同下观看”,但该片并不是一部女性主义作品。影片最重要的女性角色——现实世界的许薇薇戏份少得可怜,我们无从了解她的真实情绪与性格,也就无法很好地共情她因何这么多年对胡铁男不离不弃,这就削弱了她最终以巨大勇气离开功成名就迷途知返的丈夫、坚定选择自我时所能产生的感染力。

《绝望主夫》并不触及本质的女性问题,它其实在试图回答什么是男权社会中的“完美大丈夫”。电影借由胡铁男与现实世界的女儿和异世界的儿子的两次对话,给出了一个浅显的答案——他在身居强势地位时不应该目中无人,在处于弱势地位时也不应该唯唯诺诺,他应该有自我意识,且懂得尊重他人,无论自己或他人是怎样的身份,这才是一个 Better Man。

根据在灯塔专业版的用户画像数据,该片购票用户男女比例分别为47.1%与52.9%,基本持平。但男性均分8.7,低于女性均分9.3。说到这里,假如笔者套用影片设定将这句话改为“女男比例分别为”,是不是就突然很违和? 根据其购票用户地区分布及评分,我们会发现,一线城市的用户对影片的评分是最低的,上海8.2,北京8.3,而部分省份则高达9.9。

同样是喜剧,2021年同期上映的《爱情神话》豆瓣评分8.1,属于华语电影当年度绝对黑马,但它的灯塔评分却低于《绝望主夫》,只有8.6。除上海9.1之外,其他城市评分均在8.7及以下,并且观影人数极不均衡,上海观众占比超过30%。由此可见,不同地区的观众观影偏好存在极大的差异性,同理可得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经历观众也会产生或许是截然不同的观影体验。

虽然《绝望主夫》这部中小成本喜剧片,无论从制作水准还是主题立意,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但是它的上映意味着在更广阔的地域里,有更多的年轻人可能通过观看这部电影意识到了日常生活中极易忽视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它试图呈现社会议题本身就意味着国产电影的某种可能性,这是它值得一看的最重要的原因。我们当然也期待在未来能够有幽默、关怀、反思与悲悯共存的高级喜剧呈现在更多的观众眼前。

■文/杨 鸽